

成人組・短篇小說類

優等



黃可偉

一九八一年香港出生。二〇〇三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二〇一二年獲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現為自由寫作人，二〇一四年開始擔任香港《線報》(Line Post)專欄作者。二〇一六年出版首本小說《田園誌》，二〇一八年出版小說《逝者紀事》。

寶貝甜心

阿Toe。這幾日每天放學後，都立刻看望他那由學校帶回來的綠豆，很心急想知道不知道還要浸在水中多久，綠豆才會發芽生根，綠豆就像他孕育的寶貝。Maria看見他午飯不吃，功課也不做，怕主人回來後責備他不乖，又怕他餓壞，跟他說：「阿Toe乖！綠豆寶寶要休息，你整天看著他，他沒有機會休息呢！他會生病。阿Toe聽到，果然乖乖聽Maria的話，吃過午餐後做功課，之後便去睡了一會午覺。Maria最明白阿Toe，他從來就是很乖又溫馴的小男生。Maria想起自己的兒子，也跟阿Toe一樣，有五歲了，明年就升小學。」

Maria從來就知道阿Toe是乖巧溫馴的小男生，她心疼為什麼這個寶貝成長在這麼糟糕的城市。這個三千呎位處半山區的家，在香港是豪宅，她在菲律賓的家也有三千呎，但那不是菲律賓的豪宅，香港是自由活動的監獄。

Maria十多年前來香港，已經知道香港是自由活動的監獄。她第一戶主人是五十多歲的中年夫婦，男的是律師，同樣住在半山區豪宅。第一次見面，她有禮地說：「先生，太太。」富態婦人面色微變，低沈地說：「主人。」Maria立刻改口，從此她一直緊記叫僱主「主人」，雖然她在菲律賓，只有被人豢養的小動物才有主人。

阿Toe是綠豆寶貝的好主人，老師說，浸綠豆的水要天天換，否則會發臭，阿Toe很乖，真的天天換水。綠豆大概也明白他的愛心，有一天阿Toe由幼稚園回來，去看綠豆時，他突然大嚷：「姐姐！姐姐！Maria姐姐！」Maria趕來看看什麼事，見到阿Toe指著綠豆笑，原來綠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突破了綠色外皮，由核心生出芽頭，自身體中伸出來了。阿Toe笑說：「姐姐，這是我養的寶貝甜心！」Maria點點頭微笑，同意阿Toe是稱職的小爸爸。

Maria自己也是稱職的媽媽，她在五年前Jeremy剛出生不久，已經回到香港工作了，暫停工作在家養胎那十個月，是她最愜意的日子，她覺得自己放了監，但十個月後，為了大家的生活費，她不得不回到監獄中服刑。每晚十時完成了所有家務後，她有一個多小時自由時間可以寫信給家人，她知道Jeremy還不懂認字，但她仍然每個星期寫一封幾千字的長信，再由家人讀給還在襁褓，已是一歲，已是兩歲，已是三歲的Jeremy聽，到Jeremy四歲開始能讀短一點的信，就特地寫一封文意簡單的短信，讓他可以自己讀。每次寫信，Maria都費煞思量，斟酌用哪一個字，哪一個詞才可以令四五歲的小朋友明白。不過Jeremy是自己的甜心寶貝，她很樂意做這點小勞作。

在今天的短信，她告訴Jeremy有關阿Toe的綠豆，說自己的小主人由幼稚園拿了幾顆綠豆回來，養在小杯，綠豆萌生出一把淺綠色的芽，之後慢慢長高，由半厘米、一厘米、兩厘米、三厘米……長到現時的五厘米。五厘米相等於人類的五歲了，他、

阿 Toe 與綠豆一樣是五歲小寶寶。Maria 告訴 Jeremy，在香港的街市，小販會將綠豆浸在一大缸水中，讓它們發芽，長成芽菜食用，阿 Toe 有一天跟自己說：「Maria 姐姐千萬不要拿我的芽菜去炒啊！」自己當然會遵守承諾。她又在信中問 Jeremy，學校老師有沒有叫他養綠豆寶寶呢？還叫他千萬要好好照顧綠豆寶寶，天天換水，不要讓它腐爛發臭。不過 Maria 仍然在給大人的信中，叮囑照顧 Jeremy 的爸媽教小男生養綠豆，怕他不懂，養死了會傷心。Maria 不在菲律賓，除了在信中附上有「Sweet Heart」Love You」字句的照片，隔空傳話是她少數可以做的事了。

這天又是禮拜天的休息日，Maria 與她的金蘭姊妹一起到中環皇后像廣場聚會。每到禮拜天，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傭姐姐都喜歡到街上聚會，在廣場上、街道邊、公園裡、天橋下、隧道中……都可以見到外傭姐姐的縱影。這天 Maria 與姊妹帶了膠地蓆、自己做的家鄉食物、各種娛樂用品與《聖經》，找了皇后像廣場一處有涼亭遮蓋的地方安頓下來，她們在地上鋪上地蓆及附近街上拾來的紙皮，這時地上就成為她們小小的樂園。

甫坐下，Maria 的好姊妹 Anna 就提出，大家為不認識的印傭 Erwiana 祈禱。Erwiana 的遭遇近日在菲傭姐姐圈中傳播，Maria 看新聞，知道她在香港時，她的主人不但不給她吃飽，命令她每天要工作廿一小時，還用衣架木棍打她，用熱水燙她，報紙刊出她受傷後的照片，臉蛋腫脹得睜不開眼，她們看到就心寒。Anna 還在 Facebook 分享了《時代》雜誌報導，撰文者說香港外傭都變了現代奴隸，Erwiana 雖然不是菲

律賓人，又是回教徒，不過她們都覺得她可憐，怎麼會遇上這麼可怕的女主人啊？大家同意替 Erwiana 向天主祈禱，希望天主盡快痊癒她的傷，身的傷要，心的傷也要，也指引法官如何懲罰她的女主人。Maria 覺得自己很幸運，幸好自己還未成為主人家中的奴隸，而且香港的家有一個很可愛，就像自己兒子的小男生阿Too，天天見到他就開心，當然，她更掛念菲律賓家中的寶貝甜心了。

祈過禱，開始享用大家弄的家鄉食物，大蒜飯、菲式春捲與沙律、豬扒蒜蓉飯、阿多波醃雞肉、甜米糕，都是大家最愛吃的食物。正當她們快樂地吃時，一個大眼睛，穿天藍色衣褲的三、四歲小男生走來，睜大眼睛一直望著她們，大家停了下來。「小朋友，想吃嗎？」小男生點點頭，Maria 撕了一點甜米糕盛在膠碗，遞給他，小男生臉紅了起來，Maria 驟眼一看，大大的眼睛分明屬於自己家中那寶貝，伸出的手停了下來，再定神一看，才知道不是 Jeremy。這時藍衣小男生望著那碗甜米糕，正猶豫好不好接過，Maria 向她笑笑，說：「拿啦拿啦，好好味的！」小男生眨了幾下眼，靦腆地笑了笑，伸出手正想接過膠碗……「No! No! Lincoln! Dirty Dirty! Nonoi!」一個三十多四十歲的胖女人走過來，一把拉走小男生，臨走時小男生轉過頭來，扁了嘴，口中喃喃地說：「糕糕……糕糕……」看得 Maria 心也痛了。她早已習慣給一些香港人說骯髒，之前曾有人向立法會議員投訴，說外傭每到星期天就在街上到處坐，阻塞通道，又弄汙地方，叫議員立法禁止。這種無理取鬧的事她早見慣了，只是看到小男

生想吃東西，卻給媽媽硬生生拉走，就覺心傷，比自己給人侮辱還要心痛。

雖然如此，在皇后像廣場的天地畢竟比家中的床位廣闊多了，她愛待在這個沒有皇后像的廣場之中。香港家中的廚房有一個三尺高，六呎長，就像櫃子的床位，每當她晚上十時做完家務，便會像猴子般攀上樓梯，爬入這個小小的私人空間，她跟姊妹戲稱那是自己的太空艙。有時阿Joe去了上學，主人上了班，家中剩下自己，有時會走進主人工作的書房，躺在那張三尺闊，給客人過夜的小床。窗檯前放著阿Joe的綠豆，透過窗口往外遠眺美麗的海她就心滿意足了。不過有一次很驚險，她躺在小床時，太累，睡了起來，她夢見自己攬著Jeremy，跟他介紹山下海傍的土地，在就像鐵甲人似的匯豐銀行總行前面的，就是媽媽每個星期日都會與Anna及其他姨姨聚會的后像廣場了，要是寶貝願意，她等會帶他去逛逛，Jeremy點點頭，笑笑。正當他們轉身想出門時，門鎖響起，Maria發現自己睡著，立刻匆匆起床，拿起掃把扮掃地。女主人幾秒後進來，說拿了拿文件，之後要立刻趕回律師公會開會。從此每次Maria偷偷躺在床上都有點戰戰兢兢，不敢再睡著了。

放在窗檯上的綠豆，阿Joe用間尺量度過，已有十三厘米高了，阿Joe問Maria，十三歲讀幾年級，Maria說香港的小朋友在十三歲應該讀中一。

「嘩！中一，豆豆是中學生？」阿Joe睜大眼睛說。

「是啊！是中學生了！」Maria笑說。

「Maria姐姐到我中學時會陪我上學？」

「傻瓜！你是中學生時已經長大了，不用我陪你上學了！」

「吓？那麼放學呢？」

「也不用了。」

阿Toe露出失望的神情，說永遠不要讀中學，Maria連忙安慰他，說如果他乖就陪他上中學。可是Maria心中卻在想，要是阿Toe上中學，Jeremy都一樣上中學了，到時他會看著阿Toe上中學，還是Jeremy？她不知道。她想到更可怕的將來，就是見不到阿Toe，也見不到Jeremy，兩個甜心寶貝都不會在她身邊，她不知為什麼有不祥的預感。這時Maria發現，養綠豆的棉花已發黃了，開始有點臭味，上面還有蚊孳的小小黑色幼蟲。Maria說：「生蟲了，要丟了。」阿Toe說不要，她便說：「好好好！」Maria心中想，難道綠豆長大了就會變壞，哪怕本來是多好的種子？她不知道有多少機會看到阿Toe與Jeremy長大。

第二天傍晚，女主人回來，入書房，見到窗檯上的綠豆就皺眉頭，嚷：「郭卻濤！你的綠豆發臭了，快丟了它！」阿Toe立刻進來，大叫：

「不要啊！他是我的綠豆寶寶！」

「臭死了！而且開始生蟲！多骯髒！」

女主人逕自拿起綠豆往廚房走，阿Toe哭起來，拉著媽媽手臂，大叫：

「Maria姐姐應承過我不會丟了綠豆寶寶！」

「什麼？再說一次？」

「嗚……嗚……Maria姐姐……嗚嗚……說……」

「整天開口閉口說Maria，我是媽咪還是她是媽咪？」

Maria聽到爭吵聲，趕出來，邊分開他們母子，邊說：「阿Toe還小啦，不明白，主人不要生氣……」最後女主人直接拉開大門，走到垃圾房將綠豆丟到大垃圾桶中，之後便進了書房。

阿Toe這晚哭過不停，說綠豆寶寶未讀完中學就死了，他憎死媽咪，還不要吃飯，Maria勸他媽咪其實很愛他，叫他快快出來，免得媽咪擔心。女主人聽到，立刻說：「不要理他，餓一晚不會死！」Maria惟有退出房間，這一天的晚飯她吃得不是味兒，到收拾時，她偷偷留下了一點阿Toe愛吃的剩菜，等他肚餓時可以吃。

又是暑假時節了，Maria拿到十日大假，可以回菲律賓探親。臨離開之前幾天，阿Toe拿了幾顆綠豆給她，說帶他們到菲律賓旅行。這幾粒綠豆是上次Maria煲綠豆糖水時特意留下，阿Toe一直念念不忘他的綠豆寶寶，她於是給阿Toe留下幾顆，希望有朝一日主人會批准他再在家中養寶寶，想不到半年之後阿Toe仍然留下來。Maria問：

「你捨得啦？」

阿 Toe 搖頭，但說：

「我想你仔仔見下綠豆寶寶。」

「傻瓜！菲律賓也有綠豆啊！」

「不同的，那是香港的綠豆，不是菲律賓的綠豆。我想他跟你仔仔做朋友！」

「好好！就等我帶他去做留學生，到菲律賓讀書，好不好？」

Maria 真的帶了綠豆寶寶到菲律賓。她在馬尼拉機場下機，再坐四、五小時車回家，一個小男生正在家門前玩耍。「Jeremy！」Maria 覺得他又長大了不少，走到他面前，丟下行李，上前拖著他的手，怎料小男生甩開了，跑回家中。Maria 不明所以，立刻拿起行李，趕忙跟隨。

回到家，家中一切仍是一樣，只不過添置了新款雪櫃與電視機，都是 Maria 在香港賺錢帶來的禮物。她見到 Jeremy 躲在一個老女人後面，老女人比前一年見面時又老了一點，Maria 很掛念她。「Mum？」要料理家務，又要照顧 Jeremy，Maria 心痛媽太操勞了。母親站起來，很高興，歡迎她，又推 Jeremy 出來，但小男生卻依舊躲在她身後，說：

「Who is she？」

「er? You can't recognize her? She's your mother...」

Maria 沒想過她不時寄照片回菲律賓，兒子仍然不記得自己，是不是自己臨離開香港前去了髮廊電髮？Jeremy 怯生生由外婆身後走出來，凝視 Maria，看著很陌生，

但又好似在照片中見過的媽咪。真實中的 Maria 與照片中的 Maria 有點不像，也有點陌生，畢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照片人像，但他最後還是細細聲由口中吐出一句：「Mum...」猶豫不確定的語氣，Maria 心中有一點什麼在下沈。

第二天 Jeremy 由學校回來，Maria 拿出她在回程時隨身攜帶的綠豆，她跟 Jeremy 說：「這是香港的綠豆，不是菲律賓的綠豆，不想一起養在杯中，看他長成有葉子的綠豆寶寶？」Jeremy 搖頭，說老師已給了他幾粒蠶豆，他養了幾天了，蠶豆已開始發芽，他要為蠶豆寶寶換水，照顧他，沒有時間再照顧其他種族的豆了，Maria 覺得有點不舒服。還是母親了解女兒，Maria 的媽看到，立刻說：「多養幾個甜心寶貝，開一間幼稚園，讓他們成為好朋友嘛！」聽了外婆的話，Jeremy 當下同意，露出微笑。

在菲律賓最後一兩天，綠豆寶寶已長了五厘米，是幼稚園生，蠶豆寶寶十二厘米，是小六生，Maria 天天跟 Jeremy 坐在兩個種族的寶寶前說故事，兒子與 Maria 親近起來，有時 Maria 碰碰他的手，他起先會縮手，不過之後就讓她握著，令 Maria 心暖，只是每當 Maria 的媽走來，Jeremy 就會立刻起來抱著媽，Maria 心中有點痛，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在妒嫉母親與兒子之間的愛，一想到這樣，她就覺得內疚。

轉眼已到了回香港的日子，Maria 故意訂晚上起飛的航班，好讓可以有多一個下午與 Jeremy 相聚。最後一個下午，蠶豆寶寶枯萎了，Jeremy 很傷心，Maria 盡最後一個下午安慰他，無暇表達自己直白的愛意。不過 Jeremy 好似明白了 Maria，臨走前，

他捉著 Maria 不放，說不要她離開，她只得說自己會多回來，但她明白「多回來」的意思就是一年回來一次，而且最終還是要離開菲律賓的家，回到香港的家，而她不知道循環何時才能完結。她記起第一日回來，Jeremy 甩開自己的手，今天最後一日又緊握自己的手，她知道大概到下一年，這個畫面又會再一次重現。她最後恨下心，鬆開手，提起行李，往巴士站走去。

坐機場巴士回到半山的家，已是半夜一時多，主人與阿 Toe 早已入睡。她要匆匆洗澡休息，好等自己明天能夠六點準時起床，服侍主人。第二天 Maria 弄完早餐，喚阿 Toe 起床，起先他懶床，後來認得 Maria 聲音，立刻醒過來，攬著她不放，說：「我很掛念你！」Maria 道：「傻瓜，我不是回來了嗎？」

阿 Toe 坐到餐桌時，主人早已在吃麥皮與火腿奄列，Maria 端出仍是熱辣辣的食物出來，照顧阿 Toe 吃。吃時，阿 Toe 甩掉拖鞋，右腳伸上來放到 Maria 大腿，腳趾動來動去，說在數腳趾，逗她笑。Maria 說：「你叫阿 Toe，原來真的有五隻又臭又大的靈活腳趾啊！」說罷伸手搔他腳板底。主人看到，阻止他們，說吃飯時不要做不合衛生又失禮的事，二人只得忍著笑停止。之後阿 Toe 又忍不住問起他的綠豆寶寶，Maria 說：「Jeremy 很喜歡他們，已經有五厘米，就像你們一樣五歲了。」阿 Toe 追問下去。

「郭卻濤，你是不是不想吃早餐？還是不想上學？時間夠了，你不吃 Maria 就收起東西！」女主人看來很不高興，嚇得二人立刻收聲。

Maria不知道為什麼自那天開始，主人要她在星期一放假，她跟主人解釋，朋友都在星期天放假，要是改在星期一，她們就不能見面了，只是最後維持原有決定。平日她可以自由決定的餐單，現在統統由主人決定，主人叫她以後到上水相熟的有機農墟買蔬菜，她不懂去，只得在 WhatsApp 群組問姊妹，大家都詫異那來回車程不是一個多小時？她也不明白為什麼以往沒有問題的家務，現在完成後主人可以挑出不少毛病，由衣服的汙漬、廚房的光潔、書櫃上的纖塵、地板上的水晶蠟，都挑出 Maria 察覺不到的毛病，她很奇怪，自己為什麼突然變得一無是處？她明白自己差，半年後主人大概不會續約了，於是提早問姊妹出路，半年後主人真的沒有任何解釋下不續約，幸好姊妹介紹了一戶剛想請人的僱主，她及時找到工作。

在新主人家安頓的頭幾天，她睡不著，不知道舊主人的新傭人，照顧得阿 Toe 不妥當，知不知道他要幾時起床，幾時接放學，他喜歡吃什麼，愛看什麼節目，她怕阿 Toe 會不開心。在新主人家第四晚，Maria 收到一通電話，顯示舊主人家的電話號碼，她心中卜卜跳，立刻接電話，一聽，是阿 Toe。他說：「Maria 姐姐！你幾時回來啊？阿 Toe 很掛念你！我要姐姐！」Maria 眼角突然有點溼。不過說不到幾句，就聽到後面傳出舊主人的聲音：「郭卻濤，你知不知現在已是十時？你還不睡？」之後電話便掛上了，但聽筒好像一直有阿 Toe 的哭聲。

這一個星期，Maria 今天有點不適，但仍是如常跟 Anna 她們在皇后像廣場聚會，

祈她們的禱，玩她們的遊戲，吃她們的家鄉食物。這時 Maria 有點昏沈，躺在紙皮上休息，忽然見到有一個穿天藍色衣服的小男孩走來，Maria 懷疑他是很久前見過的小男生，她想再給他吃甜米糕。小男生愈來愈近，再看清楚，原來是阿 Toe，還聽到他笑說：「Maria 姐姐！阿 Toe 很掛念你！」Maria 立刻起身，想攬著這個寶貝甜心，怎知 Anna 卻問她什麼事，叫她快快躺下休息。Maria 說：「不好啊！阿 Toe 在找我啊！」Anna 搔搔頭奇怪地說：「阿 Toe？你舊家那個小孩？沒有啊！沒有人找你啊！」Maria 看清楚，前面正是矗立在花崗岩基座上的昞臣爵士銅像。

* 評審評語

親生留在家鄉與為主人日日照顧的兩地寶貝甜心，是在香港幫傭的菲律賓女性的無奈困境。如同她的雇主畏懼孩子與她日漸增生的情感與依賴，她也憂心於親生兒子與自己的生分。作者用幼兒試養綠豆成芽生長的情節，更緊密地連結了這種焦慮。自然流暢的場景轉換和情節推進，成功傳達了類此移工的難處。

——陳雨航

* 得獎感言

感謝爸黃克麟、媽卜淑珍及外婆陳秀輝多年創作路上支持。

也感謝為幫助香港人而離鄉別井的外傭叔叔及姐姐。我始終相信在不友善的大人世界，就像小說角色阿Jio。的小孩子，仍然會懂得敬愛尊重照顧他們的各位Mama姐姐。